



2014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

暗店街
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

Patrick Modiano

版社

Patrick Modiano
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

暗店街



〔法〕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王文融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店街/(法)莫迪亚诺著;王文融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536-1

I. ①暗… II. ①莫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1808 号

Patrick Modiano

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

Copyright © Éditions Gallimard, Paris 1978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856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征
责任编辑:张翔
特约策划:彭伦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暗店街

[法]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王文融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3 字数 130,000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5536-1/1·4420 定价:25.00元

献给吕迪。

献给我的父亲。

我什么也不是。这天晚上，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。我等着雨停下来，这场大雨是于特离开我时开始下的。

几小时前，我们在事务所最后见了一次面。于特像往常一样坐在笨重的办公桌后面，但穿着大衣，让人觉着他真要走了。我坐在他对面那张供主顾坐的皮扶手椅里。乳白玻璃灯光线很强，晃得我眼睛睁不开。

“好吧，居依……结束了……”于特叹了口气说。

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卷宗。可能是那个目光惊愕、面部浮肿、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的卷宗，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。每天下午，她去与保尔-杜梅林荫大道相邻的维塔尔街一家酒店式公寓，和另一个棕色头发、面部浮肿的小个子男人会面。

于特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，一把短短的、盖没了双颊的花白胡子。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茫然若失。办公桌左边是我工作时坐的柳条椅。

身后，一排深色木书架占去了半面墙，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最近五十年的各类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。于特常对我说这些是他永不离开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，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、最动人的书库，因为它们为许多人、许多事编了目录，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。

“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社交人名录呢？”我手臂一挥指着书架问于

特道。

“居依，我把它们留在这儿。我没有退掉套房租约。”

他迅速环顾四周。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，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、壁炉、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，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。我们的主顾经常在这间屋子里等候。地板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，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。

“居依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没想什么。这么说，你保留了租约？”

“对。我不时会回到巴黎来，事务所就是我落脚的地方了。”

他把香烟盒递给我。

“我觉得保留事务所的原状心里会好受些。”

我们在一道工作已八年有余。一九四七年他创办了这家私人侦探事务所，在我之前与许多人共过事。我们的任务是向主顾提供于特所说的**社交情报**。他很乐意地一再说，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人士之间。

“你认为你能在尼斯生活吗？”

“能呀。”

“你不会厌烦吗？”

他吹散了自己吐出的白烟。

“居依，总有一天得退休的。”

他身子笨重地站了起来。于特大概体重有一百多公斤，身高一米九五。

“我的火车二十点五十五分开。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。”

他在我前面顺着过道走到衣帽间。这衣帽间奇怪地呈椭圆形，浅灰

褐色的墙壁已褪了色。一个装得太满合不上的黑色皮包放在地上。于特拿起皮包，用一只手托着它。

“你没有行李吗？”

“我提前寄走了。”

于特打开大门，我关上衣帽间的灯。在楼梯口，于特迟疑片刻，然后关上了门。听到这金属的咔嚓声，我的心缩紧了。这声音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。

“这叫人情情绪低落，是吧，居依？”于特对我说，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方大手帕，用它擦了擦额角。

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牌子依然在门上，牌子上用饰以闪光片的金色字母刻着：

C. M. 于特

私人侦查所

“我留下它。”于特对我说。

然后他锁了门。

我们沿着尼耶尔林荫道一直走到珀雷尔广场。天黑了下來，尽管已进入冬季，空气还很暖和。我们在珀雷尔广场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坐了下来。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，因为它的椅子和以前一样饰有凹槽。

“你呢，居依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他喝了一口加水白兰地，然后问我道。

“我吗？我找到了一条线索。”

“一条线索？”

“对。有关我过去的一条线索……”

我用故作庄重的语气讲了这句话，他听了微微一笑。

“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。”

这一次他是郑重其事的，这使我很感动。

“可是你看，居依，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……”

他沉默了。他在想什么？他本人的过去？

“我给你一把事务所的钥匙。你可以不时去一趟。这样我会高兴的。”

他递给我一把钥匙，我把它塞进裤兜里。

“往尼斯给我打电话吧。告诉我……你过去的事……”

他说，站起来和我握手。

“要不要我陪你上火车？”

“哦！不，不……这太叫人伤心了……”

他一大步就跨出了咖啡馆，免得再回头，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。十年前，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，在迷雾中摸索时，如果没有他，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的病情感动了他，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。

“拿着，”他一边对我说，一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，里面有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，“现在你叫居依·罗朗了。”

我是来向这位侦探讨教，请他施展才干为我的过去寻找见证人和蛛丝马迹的。他补充说：

“亲爱的居依·罗朗，从现在起，不要再朝后看了，想想今天和未

来吧。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……”

他之所以同情我，是因为——事后我听说——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踪迹，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，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，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。我目送这位身着旧大衣、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筋疲力尽的老人在夜色中渐渐远去，在他和过去的网球运动员，英俊的、一头金发的波罗里海男爵康斯坦丁·冯·于特之间，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

“喂！是保尔·索纳希泽先生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是居依·罗朗……你知道……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！我们能见面吗？”

“行呵……”

“比方……今晚九时左右在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……对你合适吗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“我等你。一会儿见。”

他啪嗒一声挂了电话，汗水顺着我的两鬓往下淌。刚才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给自己壮胆。为什么在电话机上拨个号码这样微不足道的事，我做起来这么难，这么怕呢？

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的酒吧里一个顾客也没有，他身穿外出时的服装站在柜台后面。

“算你运气好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我每星期三晚上休息。”

他朝我走来，把手搭在我的肩头。

“我非常想念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我的确惦着这件事。你知道……”

我想对他说别为我操心，但是讲不出口。

“最终我认为你应该和我在某个时期经常见到的一个人十分亲近……但这个人是谁呢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不能给我提供一点线索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先生，我一点记性也没有。”

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仿佛这是闹着玩或猜谜语，于是他对我说：

“好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事事都让我作主吗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今晚我领你去一位朋友家吃饭。”

出门前，他猛地拉下电表的闸，关上实心木门，上了好几道锁。

他的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。这是辆黑色的新车。他彬彬有礼地为我打开车门。

“这位朋友在阿夫雷市和圣克卢交界处经营一家挺不错的餐馆。”

“我们要去那儿？”

“对。”

从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，我们驶入大军林荫道，我真想马上下车。要一直开到阿夫雷市，我觉得受不了。但必须拿出勇气来。

抵达圣克卢门以前，我一直在和攫住我的恐惧作斗争。对这位索纳希泽我几乎一无所知。他会不会设个圈套让我钻呢？不过，听着他讲

话，我渐渐放下心来。他向我一一说出他从业的各个阶段。他先在俄国人的夜总会里工作，然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朗热餐馆和康邦街のカ斯蒂耶旅馆工作，在经营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的酒吧前，他还在其他餐馆酒店做过事。每一次，他都遇到让·厄尔特这个人，二十年当中他们成了一对老搭档。我们要去找的正是这位朋友。他们两人一起准能解开我的谜。

索纳希泽驾车十分小心，我们花了将近三刻钟才抵达目的地。一座平房，左半部被一株垂柳遮住。在右侧，我看见一丛灌木。餐馆厅堂宽敞，一个人从照得雪亮的大厅尽头朝我们走过来。他向我伸出手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先生。我是让·厄尔特。”

接着，他冲索纳希泽说：

“保尔，你好。”

他把我们带到大厅尽头。一张餐桌上摆好三副餐具，桌子中央有一束花。

他指着一扇落地窗说：

“我的顾客在另一座平房里。是婚宴。”

“你从没来过这儿？”索纳希泽问我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让，给他看看景致吧。”

厄尔特领我走上阳台，阳台下有一片池塘。左边，一座中国式的小拱桥通向池塘右岸的另一座平房。落地窗照得雪亮，我看见窗后有一对对人在翩翩起舞。一阵阵音乐从那边传过来。

“他们人数不多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我觉得这场婚礼最终会变成放荡的

聚会。”

他耸了耸肩膀。

“你应该夏天来，可以在阳台上进餐，挺舒服的。”

我们回到餐厅，厄尔特关上了落地窗。

“我为你们备了一顿便餐。”

他示意我们坐下。他俩并排坐在我对面。

“你喜欢喝什么酒？”厄尔特问我。

“什么酒都行。”

“佩特吕城堡？”

“让，这个主意好极了。”索纳希泽说。

一位穿白上装的年轻人为我们斟酒上菜。壁灯的光直射在我身上，晃得我睁不开眼。他们俩坐在暗处，大概想把我看个清楚。

“让，怎么样？”

厄尔特吃着肉冻，不时朝我投来锐利的目光。他和索纳希泽一样长着褐色头发，也和他一样染了发。皮肤粗糙，双颊松弛，两片美食家的薄嘴唇。
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”他喃喃自语。

强光下，他眯着眼睛，为我们斟了酒。

“是的……是的……我想我见过先生。”

“这件事的确伤脑筋，”索纳希泽说，“先生拒绝给我们提供线索……”

他似乎突然灵机一动。

“也许你希望我们不再谈这件事？你宁愿隐姓埋名？”

“根本不是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年轻人端来一盘小牛胸脯肉。

“你从事什么职业？”厄尔特问我。

“我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，C.M.于特事务所工作了八年。”

他们打量着我，惊得发呆。

“但这一定和我以往的生活毫无关系，所以你们不必考虑它。”

“真奇怪，”厄尔特定睛望着我说，“别人看不出你的年龄。”

“大概因为我留了胡子。”

“你没留胡子的话，”索纳希泽说，“也许我们立即就能认出你来。”

他伸出胳膊，把手平放于我的鼻子上方遮住胡子，然后像肖像画家面对他的模特儿，眯起眼睛注视我。

“我越看先生，越觉着他是一群夜游神中间的一个……”厄尔特说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索纳希泽问道。

“呵！……很久以前……保尔，我们不在夜总会工作已有很长时间了……”

“你认为这是塔纳格拉夜总会时期的事？”

厄尔特定睛望着我，目光愈来愈强烈。

“请原谅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能不能站起来一小会儿？”

我站了起来。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。

“对，我想起了一位顾客。你的身材……等等……”

他举起一只手僵在那里，仿佛想留住一个稍纵即逝的东西。

“等等……等等……保尔，我想起来了……”

他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

“你可以坐下了。”

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他相信即将说出的事肯定能产生效果。他彬彬有礼地为我和索纳希泽斟了酒。

“是这样……那时总有一个人陪着你，和你个头一般高……也许更高一点……保尔，你想起来了么？”

“你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索纳希泽问道。

“当然是塔纳格拉时期……”

“一位和他个头一般高的人？”索纳希泽为自己重复了一遍，“在塔纳格拉？”

“你想不起来？”

厄尔特耸了耸肩膀。

现在轮到索纳希泽露出得意的笑容了。

“我想起来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斯蒂奥帕。”

“对呀。斯蒂奥帕……”

索纳希泽朝我转过身来。

“你认识斯蒂奥帕么？”

“也许认识。”我小心地回答。

“你认识……”厄尔特说，“你常和斯蒂奥帕在一起……我能肯定……”

“斯蒂奥帕……”

听索纳希泽的发音，这一定是个俄国人的名字。

“每次总是他要求乐队演奏《阿拉维尔迪》……”厄尔特说，“一首高加索的歌曲。”

“你记起来了么？”索纳希泽用力捏住我的手腕对我说，“《阿拉维尔迪》……”

他吹起这首歌的曲调，两眼放光。我也一样，骤然间，我心潮起伏。我似乎听到过这首曲子。

这时，伺候我们吃饭的那名侍者走近厄尔特，向他指了指大厅尽头。

一位女子独自坐在光线昏暗的一张桌边。她身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用手心托着下巴。她在想什么心事？

“是新娘。”

“她在那儿做什么？”厄尔特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侍者回答。

“你问过她想要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她什么也不想要。”

“其他人呢？”

“他们又要了十来瓶克吕格酒。”

厄尔特耸了耸肩膀。

“这事我管不着。”

索纳希泽根本没有注意新娘和他们说的话，他一再对我说：

“那么……斯蒂奥帕……你记得斯蒂奥帕吗？”

他那样心神不定，我终于带着神秘的微笑回答他说：

“对，对。有点记得……”

他转向厄尔特，用庄严的声调对他说：

“他记得斯蒂奥帕。”

“我早料到了。”

白上装侍者一动不动地站在厄尔特面前，神情尴尬。

“先生，我想他们要开房间了……该怎么办？”

“不出所料，”厄尔特说，“这场婚宴不会有好结果……喂，老弟，随他们去吧。这事和我们无关……”

那边的新娘仍然坐在桌边一动不动。她把双臂交叉在胸前。

“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呆在那儿，”厄尔特说，“反正这和我们毫不相干。”

他手背一挥，好像在赶一只苍蝇。

“咱们言归正传，”他说，“那么你承认认识斯蒂奥帕？”

“对。”我叹了口气。

“这么说你们属于同一帮人……一帮快活放荡的人，嗯，保尔？……”

“呵！……他们全故世了，”索纳希泽声调悲切地说，“除了你，先生……我很高兴能够给你……给你**确定了位置**……你属于斯蒂奥帕那帮人……我祝贺你……那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美好得多，尤其人的素质比今天好……”

“尤其是我们那时更年轻。”厄尔特笑着说。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问他们，心怦怦直跳。

“我们记不清日期，”索纳希泽说，“无论如何，这是早八辈子的